

# 周善培與周肇祥

陳言

## 官場兩周相當出色

清末四川官場有兩位姓周的，當時都相當出色，號稱幹吏；一個叫周善培，一個叫周肇祥。但是結果周善培在四川一帆風順，由候補道省會巡警局總辦，到全省勸業道，（很像現在官制中的建設廳）臬司，一直到滿清皇朝覆亡。如果滿清不亡，周善培不要五、六年，很可能就做到督撫封疆。因此周善培對革命黨人，非常怨恨，視若讐寇。周肇祥由候補道不兩年而補全省巡警道實缺，又加之他是科甲出身（正途），頗爲當道重視，眼看馬上就要飛黃騰達，却不料因爲小小的不謹慎，被一個不到十六歲的小孩，把他弄得焦頭爛額，狼狽掛冠。談起來頗可作茶餘酒後的消遣，雖然是無關宏旨，但能從這些夾縫中看出當時社會對於政府中號稱幹吏的是如何厭惡與憎恨。滿清政府的覆亡，不是幾個革命黨人能够把他平白無故推倒的，而是他本身腐敗，多數人民把滿清政府整個作了心理詛咒的對象，因此很容易的就把他毀滅了。

周善培號孝懷，原籍浙江省紹興府諸暨縣人，大約是他的祖父由遊幕（當師爺）而入川的。他的父親出生在四川，母親根本就是四川本省人，周善培不用說更是成都土生土長。在光緒末年各省保送學生到東西洋留學（一切費用都是公家的），周善培去應考，後來送到日本去學警察。當周善培年青的時候，他家

非常貧困，那時有身家的子弟，大都是城門也不敢出的，那敢冒險出洋。周因爲家境不好，又在成都流浪，曾被保甲局（等於現在警察分局）拘押過，在成都已無法存身，正逢着招考留學生，他便冒籍前往應考，不料一考而中。因爲他吃過保甲局的虧，心中痛恨，所以到了日本，看見有類似中國保甲局，以維持地方爲職責的警察局，他便下意識的選讀了日本警官學校。畢業回國，先到廣西去走了一趟，結果並不得意，但是因爲在兩廣流浪却交了幾位洋客（華僑）子弟，由洋客子弟大家像啓會的一般，湊了一些錢給他，他便報了浙江籍，捐了一個候補道（當時捐一個候補道也要上萬的銀子），指省分發四川候補。他去四川的時候，正值全國各省舉辦新政；四川那時因爲地方偏遠交通不便，外來人才不多，舉辦新政正需要人才。

### 巡警總辦整頓警政

周善培以一個新候補道，日本留學生的資格，跑到四川去，在當時的四川官場，真是鳳毛麟角，罕有人物；又加之他學有專長，更加久居四川，情形熟習，這幾種機緣一湊合，就在他稟到不久，立即奉委爲四川省會巡警局總辦。四川省會巡警局，在周善培未接任以前，早就成立了。這巡警局的前身，正是省會保甲總局改組。人員依舊，換了一個招牌，內容一切如故，自然腐敗異常，別的不用說，連各街的路燈都沒有方法建立起來。

周接事之後大加整頓，把省會警區重行合理的分割，老朽無用的分局長，都一齊請他們下台，換了些

精明強幹年輕有爲的人，老弱無能的警察，也逐漸設法淘汰，留下的與新補的，多數是些強壯的漢子。他又舉辦了一個警察訓練所，先把在役的警察分期抽調去受短期訓練，訓練完畢之後，又招收些青年，訓練成爲完全受教育的警察，用爲各警區增補新役之用。同時他在全省城八個分局裏，都設置總辦的辦公室，他隨時今天到甲局去視察一下，明天又到乙局去。也許上午八時以前，他到了第三分局，夜間一小時，他又會到第五分局去；那時街上站崗的警察，還實行查勤制，平時分局長就很少出來查勤，連位置稍微高的巡官都很少查勤；但是周善培以候補道，總局總辦的資格，他真的天天出來查勤，早上甲局發現總辦查勤，夜間兩三點鐘丙局又發現總辦查勤；這樣一來，弄得整個省會上至各分局長，下至每一個站崗的警察，都覺得隨時有一個總辦在他們的身邊，他們一絲一毫也不敢弛怠。同時服裝整潔了，街道也清潔而有秩序了。本來奄奄一息毫無生氣的成都警察，經過周善培這樣精神貫注的整頓，馬上旌旗易色，變成了生龍活虎。

### 言出法隨鐵面無私

當時政府出告示，都是長篇巨牘，但是結果老百姓看都不看，更說不上遵守奉行；周善培的巡警總局告示，變了花樣，是用長長的窄紙條，字寫得大大的，上邊是巡警總局示，用了一顆印，下邊就是簡單的一句兩句主要目的話，沒有閑文。舉例來說：如「此地十五丈不許設攤，違者拘罰。」而且他真的是言出

法隨，鐵面無私。從此以後，成都只有巡警總局的告示有效，此外一府兩縣，甚至藩司臬司，總督將軍的告示，依然是耳邊風，不管用。但是最妙的是別的衙門也不學他，依然是些王大娘的裹腳布又臭又長。從這一件事，就可以看見滿清大小官吏的無知與愚蠢。

成都那時沒有公娼，但是私門頭（私娼）却是滿地皆是，因之性病流行。周善培便把全省城內等於公開的下等娼寮，一齊集中在東門角上土地名叫柿子園的地方去，派人設所，嚴加管理，每日妓女都要抽查，一旦發現有性病，立刻就不許她們接客，而要強迫醫治。但是成都下等以上的私娼，其數是比明白公開的多上不只十倍，這些人如何辦呢？周善培就將這類有嫌疑的人戶，在門首特別釘一個綠牌紅字，叫「監視戶」；凡是「監視戶」，警察隨時可以入內抽查，如果有嘯聚多數來歷不明，飲酒彈唱的，便進一步考查其是否賣淫；若是證明賣淫，便強迫遷居到柿子園一帶去；因為這樣做，當時頗引起民間一大部分人的反感。原來有很多本是良家婦女，只是生性放蕩，只是招蜂引蝶，也給周善培在門口釘上一個監視戶；還有一些小家寡婦，平時因為生活關係（當時寡婦再嫁的風氣還沒有開）不免有一點「出牆紅杏」，也被釘上一個監視戶，更有許多因為婦女們得罪隣里，隣里們便在警局告發，也來一個監視戶；還有更無道理的，只要這家婦女歡喜收拾打扮，在門口多站一站，說不定會惹起警局的懷疑，也來一個監視戶。當時社會，對於門口釘了一個特別記號的監視戶，就等於指定這家人家的婦女是不規矩的，甚至於可以說他們是直接以賣淫為生活的；其為奇恥大辱，真是無可洗滌。據說為執行這件事，成都婦女因羞憤自縊的就有好幾十人

；因此悒悒而死的，還不知道有多少。當時雖爲民間所反對，但是一般老百姓往那裏去告訴呢？何況那時正是周善培成績卓著，深受憲寵的時候，告在上司衙門，也等於石沉大海。何況凡是被釘監視戶門牌的人家，大半都是破落戶與小戶人家，既無勢力，又無金錢，結果只好忍氣吞聲，含冤忍辱而已。但是周善培的住宅（在布後街）諸暨周公館紅牌子之下，一天早晨忽然發現，有人替他釘了一個比照普通監視戶一式一樣牌子，只是尺寸放大，上邊赫然寫上「總監視戶」四個字，這也足以表現人民對於周善培怨恨之深。

### 設習藝所收容乞丐

成都那時街頭的流浪漢、流浪兒童、乞丐，真是成羣結隊，不僅有礙市容觀瞻，而且影響治安。周善培用最大的努力，幾乎是一網打盡，把成都這些街頭活動垃圾，完全搜捕集中起來，辦了一個收容近一千人的殘廢養老院，可以容納四千人以上的遊民習藝所，近三千人的乞丐收容所。殘廢養老院是無條件的按天發給口糧；遊民習藝所都是些壯年的流浪漢子，或年輕力壯的乞丐，他強迫其習藝，內中有土工木工、裁縫工、竹籐編造工，訓練期限爲一年，用軍事方法管理。期滿之後，找保外出做工，但須每十天到所報到備訊，並須繳納其全部收入百分之二十，爲習藝所經費，一年以後如果沒有再度流浪等情，就可以中止報到備訊，和繳納費用等項，成爲一個完善獨立的工人。乞丐收容所，一部份少年聰明，肢體無殘缺的，都強迫編入習藝所，剩下的，多是年幼或五十以上，肢體尙能勞動的人，叫他們半天習藝（多半是簡單

的)，半天服務；所謂服務，就是應社會上婚喪等事，肩旗鑼執事，或擯拾禮品這一類事。過去成都社會習慣婚喪事中做這一項的就是他們，不過以前是各自受僱，或由丐頭包辦；現在是由收容所照數供給。表面上所收的費用是比往日高了一些。但是現在有人管理，除了應收的價格以外，別無勒索，不像以往婚喪當事人對付他們無理無壓的要求那樣麻煩，因此社會上一致稱讚，認為方便。

當時舉辦一件事，真是困難重重多少倍，第一是無所謂預算制度，你要辦可以，但是你需要自行設法籌款。周善培要辦這些事，往那裏去弄錢呢？周善培是四川土生土長的，自然情形特別熟悉，他知道四川近郊有一座唐時修建的大十方叢林，名叫昭覺寺；昭覺寺的田產，在成都府屬（十六個縣）裏它算第一個大戶，它擁有華西壩永無水旱的良田總數近一百萬畝，咸豐年間，一位姓陳的成都府知府，便在昭覺寺門口立一塊石碑，禁止用昭覺寺名義在成都府屬之內再購置田產。

這昭覺寺的產業，表面是十方叢林，但是事實上從清代中葉，便慢慢的落在少數人手中，等於私產，方丈好幾代是師傅傳給徒弟，師兄讓給師弟。

### 和尚好色 金屋藏嬌

同治年間竹禪和尚當昭覺寺方丈，這是一位有名的詩僧。除了會做詩填詞以外，畫得一手好畫，竹禪的松竹石有名，佛像與人物更是名貴。這位和尚在文藝界雖然是一個成名的人物，但在和尚靜修上他却

是一個佛家的叛徒。他除了飲酒吸烟（鴉片）以外，還歡喜結交方外與官場；於是乎清靜禪寺，便早已變成燈紅酒綠的歡場。竹禪圓寂之後，昭覺寺後來歷任方丈，都一貫秉承竹禪的作風，或者還要變本加厲。周善培早已知道這內中情形，但是昭覺寺勢力不小，如果不能夠拿到真憑實據，是萬萬動不得的。周善培要舉辦這麼多的新政，要花整整十萬以上的金錢，除了在這位富甲全成都府的闊和尚身上打主意以外，此外便別無他法。虧他想方設法，弄了些人，先將和尚平日一舉一動打聽得瞭如指掌，知道方丈和尚好色，在城內金屋藏嬌；和尚出入都是坐轎，知道和尚行動祕密最清楚的是和尚專僱的那些轎夫。有時和尚私自入城，但是和尚闊了，目標也大了，不便時常入城，仗着昭覺寺廟大屋多（昭覺寺最多的時候駐過近四千人），便叫轎夫將他的「嬌」，用小轎乘黑夜裏，抬進廟來，安然享受。這個祕密情形給周善培知道了，他便選了一批心腹轎夫，設法打入昭覺寺，充當方丈和尚的專僱轎夫。一個進去了，就不愁不能拉兩個進去，不到半年，昭覺寺和尚專用的轎夫，大半數都變成周善培心腹。

### 周善培妙計籌鉅款

一天「嬌」抬進廟裏去了，周善培率領四五十個精幹的警察，也翻牆頭進了廟。「嬌在那裏」，有心腹轎夫做眼線，那還不是手到擒來。人賊俱獲，和尚還有甚麼話說。不僅周善培辦養老院、遊民習藝所、乞丐收容所等項開辦費用解決了，連支持這三個機構的經常費用，預計也可以供應兩三年。因為那時昭覺

寺如果不拿這筆錢出來，鬧開了，不僅方丈和尚得勒令還俗吃官司，就是昭覺寺這一龐大的財產，能否保住，也成問題；所以周善培很有把握的，就籌得這一筆可觀的鉅款，來替成都改變市容，造福貧民。

周善培做了將近四年的四川省會巡警總辦，後來改制設全省巡警道，照理應該由周接任下去，不知因何緣故，改制的時候是新設三道：一個叫勸學道，一個叫勸業道，一個叫巡警道；周善培却調任勸業道，把巡警道讓給總督趙爾巽的私人周肇祥充任。

周善培調任勸業道不久，我就離開了成都，他在勸業道任內做些什麼事，我就不大知道得清楚了。就我所知的幾件大一點事來講：第一是把每年陰曆二月成都附郊青羊宮二仙庵西廟的農工商廟集，改為正式的全省農工商勸業展覽會，徵集各縣出品，公開評定甲乙，獎勵農工；以後每年按期在原地舉行，永以為例。第二是設置成都發電廠，使成都人初次看見電燈。第三是修建勸業場及悅來戲院，以為改良商場建造，和提倡正當娛樂。此外如厲行新式度量衡制度，並改革中國過去牙行的諸多惡習，都可以說做得不錯的。聽說他還有意開放川江，行駛小火輪；第一條川江小火輪叫「蜀通」，就是由他和造船公司簽訂建造合同建造的。他曾經發表一篇文章鼓吹在灌縣修建新式水壩，除原有引水為農田使用以外，兼辦水力發電等等。可惜都沒有來得及做，他又升任四川臬司了。

宣統二年，周善培升任四川臬司（管刑，好似現代一省的高等法院院長兼高檢處首席，但是其權力還要大些。）四川保路同志會風潮初起時周是附和趙爾巽，使用高壓的，後來看見局勢日非，他便見風轉舵



，變成同蒲殿俊等人一鼻孔出氣，趙爾豐的交出四川政權，聽說他還是其中的經手人；但是後來軍政府完全爲四川本地士紳清一色掌握，舊日官僚，一個也插不進腳去，周善培因此十分失意，便離開四川，搬到上海租界來住家，後來又久住大連。他曾經到過僞滿，穿上朝服朝冠，去向僞滿皇帝溥儀跪請聖安。民國十四、五年間，他同江蘇冷禦秋這般人，發起淮河流域墾殖公司，想在淮河流域大量植棉，後來也沒有什麼成績。三十八年共匪佔大陸，他居然被共匪邀請參加所謂「偽政協會」，充任走狗「委員」。四川民生輪船公司負責人廬作孚被共匪迫害而死，民生公司被共匪收歸公營，周善培竟被共匪派充民生公司的傀儡「董事長」，十多年前聽說周還住在重慶，替共匪鎮壓民生公司全體員工的反抗，以後就沒有消息。周善培如果還在大陸苟活的話，應該是九十歲以上的人了，「老不死」，真是可惡。

### 聰明機警刻薄善變

我生平親眼看見一個人可以五官併用的，還只有周善培這個人。他可以一面同你談話，一面聽外來的電話；或者一面手不停揮筆寫信或批公事。這也是周善培奇特過人之處，周這個人機警、善變、刻薄，尤其是聰明，使得人又愛他，又恨他，這是當時成都人一致對周的看法與批判。我舉一個小事作例：周善培辦遊民習藝所，乞丐收容所的時候，他的第一難關是籌款，第二難關是管理；如果管理不得其法，可能在十天半月，全部遊民都逃走個乾乾淨淨。因爲這般人並未犯法，不能放他在監獄裡，而且也沒有這大的監

獄來容納他們；更無法請上成百上千的人去看守他們。周善培想出一個絕刻毒的主意，就是將遊民習藝所與乞丐收容所的人，全部剃頭，只在窗門（頭部的正中心，齒與聽音同，中國術語叫命門。）上留下寬約兩寸許，長約三寸許一塊像半截鞋底樣，不太長也不太短的頭髮，（成都土語叫達達毛，小孩叫鞋底板。）那時一般人都蓄髮留長辮，習藝所乞丐所的人，頭髮剃成這個特別樣子，等於宋朝刺配軍州，在臉上刺下金印一樣，任你逃到那裡，叫人一見就認識，無法逃脫。你想這方法損不損。

周善培到日本留學時，把頭髮剪了，回來做候補道，除裝上假髮以外，還留着一些無法留長的短頭髮，因此成都人給他取了一個諺號叫周禿子，一直叫到他的頭髮留長了，還是叫他周禿子。周還喜歡寫字，是學錢南園的，臃腫不堪，實在不甚高明，但是周本人頗為自負。民國三十五、六年他住在上海的時候，每天早晨還要練字。周善培對於練字，數十年如一日，可謂有恆矣。但是在我看，他永遠不會成功。

### 官派十足剛愎自用

周肇祥號養庵，浙江歸安縣人（今名吳興），一說仁和（今杭縣），光緒癸卯年的貢士。（舉人入京下北闈取中，但沒得到殿試的錄取叫貢士，一般人稱他們為進士公，那是錯了的。你想翰林的正式官稱是前三名鼎甲為進士及第，稱為第一甲，第二甲叫賜進士出身，三甲為賜同進士出身；翰林才稱為進士出身，那些殿試落選的朋友，如何能稱進士呢？）寫得一手好董香光體的字，畫寫清初四王，頗得其神韻，詩

文也不壞；又精於鑑定古董，尤其是字畫與古書的版本。他因殿試未取，不久科舉就停了，俚報捐了一個主事，在戶部當差。趙爾巽做過很短時期的戶部侍郎，趙是翰林院出身，平時頗講究文學，因見周的字寫得不壞，便漸漸注意他，對他發生好感。趙外放督撫，周便設法改外官，跟趙出來；不上幾年，就得到道員即補。趙爾巽到四川來，周隨其來，其初是在督院轅當文案（等於現在的祕書），後來四川添設新的（勸學、勸業、巡警）三道，趙爾巽不知怎的，把原任省會巡警總局總辦周善培調任勸業道，而以周肇祥補授四川新置的全省巡警道。周肇祥在文字交際方面確能顯出他某一種才能；但對於辦警察，比較周善培，那就差得很遠了，表面上雖然是蕭規曹隨，但骨子裡，把周善培在巡警局總辦任內，那一種上下一致的新銳之氣，早已化為烏有。周肇祥本人，官派十足，與周善培恰巧相反，每天精神都花在應酬詩酒等與公務不相干的上面。遇事既不聽人勸說，尤喜剛愎自用；因之巡警道衙門裡，便有許多留下來的舊人，對他十分不滿。

周善培調任勸業道的第一年，就將每年陰曆二月城郊青羊宮的花會，（事實上是成都府附近十多縣的一個大集會，名義上叫花會，說是賽花，事實上是一個農工與商人交換物品的場合。）改為四川全省農工商勸業展覽會。本來青羊宮花會，已經是成都每年最熱鬧的盛舉，那年改成四川全省一百七十餘州縣（那時西康沒有劃出，全省一百七十八州縣。）的大集會，那還了得，自然轟動全省。當時四川成都南門二巷子兩廣會館，辦得有一個客籍中學，收容各省遊宦四川人家的子弟，學校辦得不算壞，內中有一位年紀約

莫有十六歲S君（S君現在台灣，爲避免標榜起見，姑隱其名，而以S君代之。）便約同他的同學四五人，每人湊出四五十元，（那時值白米二斤左右。）辦一個與花會相終始的（約一個月）花會日刊。印刷是請人代印，職員就是這些出資的同學充當，S君做了總編輯，事實上就是他主持了社務。日刊出版，銷路居然不惡。有一天，日刊指責花會警察，無故以警棍痛毆鄉間來看會的鄉民。因爲會場爲避免擁擠，分成出入口路線，鄉民不識字，常從出口進入會場，遂被警察痛毆。給周肇祥看見，大不高興，一面下令勒令花會日刊休刊三日示懲，一面還照當時的出版繳保證金，方能續刊。（那時出版物歸巡警道主管。）保證金是最高額一千元，最低額三百元；花會日刊係一種臨時刊物，本可不必繳此保證金，但周肇祥爲刁難起見，限定照最低額繳納，不繳不准出版。你想這個小小刊物的出版，都是些中學生湊合的，那有這多閑錢來繳納保證金呢？三天休刊日期馬上就要過完，而保證金還毫無着落，這小小刊物，眼看就要夭折，把這幾位中學生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一樣，毫無辦法。幸喜天不絕人之路，客籍中學裡一位教數學的教員姓池，名叫天成，他是四川巴縣人（重慶）家裡很有幾個錢，在成都也有他家的生意，他本人是日本留學生，當時充任四川省諮議局的議員（等於現在的省議會議員），因爲同客籍中學的校長是日本同學，所以拉他來教中學高級的數學。他聽見這個消息，便跑來自告奮勇，保證金由他負責墊繳，花會日刊將來如果有虧欠等事；他也負責，勉勵S君這般人，努力去辦。經濟有了後臺，大家由過去的垂頭喪氣，一變而爲精神百倍。日刊不僅照常出版，而且言論更加犀利。

## 聚豐園宴客闖大禍

有一天（日子忘了）花會中間一家最大成都有名的菜館聚豐園，車馬盈門，門口斷絕交通。全省的官吏，除了總督藩臬兩司，將軍少數人未到以外，其餘的凡是那時在成都够得稱紅員的府道階級，幾乎全數到齊，一打聽，原來是巡警道周肇祥大宴賓客。S君正在撰寫這一篇新聞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姓裘的，也是浙江人，年紀不過三十歲，當時是一個佐雜班子，在巡警衙門當差，臨時派在花會充當巡官職務。S君因為採訪新聞，雖然短短幾天，與裘君弄得很熟；裘君走進來，S君就將寫好要付排的新聞稿給他看，一面打趣他，說你們老總（當時稱上司的名稱）好濶呀！請這麼多客。裘君看了一眼，鼻裡哼了一聲道：「濶；他在找死！」S君問道：「爲什麼呢？」裘君道：「你查一查皇曆（即曆書）。S君馬上找到一本時憲書（曆書），翻開一看，原來周肇祥大宴客這天，正是前清雍正的忌日，時憲書上明明寫着是日禁止宴會婚嫁。這在民間還不要緊，做官萬不能犯，如果犯了，至少是革職充軍，弄得不好，就會殺頭。不僅請客的主人有罪，連赴宴的客人（當然是指官吏），一樣也要受處分。因爲當時認爲這是大不敬罪。S君得着這個機會，當然誇張的報復周肇祥一下，立刻把尾巴上加了一行，說明這天是雍正的忌日，並將標題，改爲周肇祥忌辰大宴賓客。這新聞一發表，立刻轟動全省。S君們這般小朋友，更是樂得手舞足蹈的。正在這個時間，池天成君跑到花會日刊辦事處來，找着S君，問你們登這個新聞，拿着證據沒有？S君

道：這要什麼證據，那天請客，聚豐園門口，那麼多轎馬，那一個不知道。池君道：你們沒有拿着人家的真憑實據，他可以一口賴得乾乾淨淨的，你到那時去找什麼人替你做見證？何況這種事，官官相衛，真的要鬧出來，要興大獄的，連總督都有失察的責任，他們會不採人證的。這件事非得馬上把聚豐園那天請客的賬簿拿到手，作爲物證，他才沒有方法抵賴。到這時S君們方才恍然大悟。但是聚豐園的賬簿如何能弄到手呢？S君們去拿，他不但會給，反而打草驚蛇。想來想去，沒有辦法。後來池君同S君進城找諮議局議長蒲殿俊，請他派人去聚豐園調閱賬簿，蒲君一口答應，馬上派人去辦，賬簿調來之後，給了聚豐園一個收條，在聚豐園賬簿上關於寫得有周肇祥宴客幾桌這一天前後蓋着諮議局的關防，立刻存入諮議局的檔案室作爲諮議局將來提出彈劾案的真正實據。聽說諮議局調走聚豐園的賬簿後，不到半小時，周肇祥也派人去聚豐園要賬簿，作爲銷滅物證的企圖，可惜他晚來了一步，被人搶了先。周肇祥知道這賬簿落到諮議局手上，他的前程不僅不能保全，而且有殺頭的可能；馬上托出許多人對S君和諮議局方面疏通。同時成都大小官員，直接間接都與這事有份，大家更是急得不得了。後來由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那時趙爾巽調任東三省總督，離開四川了。）出來疏通蒲殿俊，並托蒲殿俊疏通花會日刊，這樣才由蒲殿俊提出，周肇祥開去巡警道實缺，立刻離開四川爲條件，才算完畢。

## 狼狽離川不知所終

周肇祥走的時候，十分狼狽。他離開四川之後，到東三省去，趙爾巽因為他闖了這麼大的禍也不敢輕於起用。不久幾年，滿清亡了，周肇祥就久居北平，賣點字畫，同時還與琉璃廠的書賈、古董商人勾結，給他們做高等掮客，拿一點回扣佣金度日。後來怎麼樣下場就不大清楚了。

S君因為這件事，在成都變成了舉世矚目的怪孩子；不久學校裡借一個故，就把S君開除學籍，S君就遠走北平去讀書了。S君到北平不久，就加入中國同盟會，固然由於S君的性格與革命黨相近，同時可以說是為這種事件激之使成。

(選自中外雜誌六十六年二月號廿一卷二期)

人物春秋



一六八